

散文

好大两棵树

□ 潘世雄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吹，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这是歌曲《好大一棵树》的歌词。

石首市团山寺镇有个村庄，过去名虎山头村，合村之后现在名为小新村，村内的31组不只是有“好大一棵树”，而是有两棵百年以上的朴树。虽然岁月已是风霜满面，留下的却是七彩斑斓，辉映出奇妙画卷。风云变幻中溢满生活的苦甜，谱出团山人民绿色发展的精彩篇章。

朴树隶属于榆科，为落叶乔木。当地人喜欢把这两棵朴树分为一雌一雄。

粗壮的朴树被人称为“雌朴”，位于村民谢光家的东南侧，清光绪年间在土地庙内长出，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树高目测有四、五层楼高。“雌朴”之壮要三人合抱才能实现。

精干些的朴树被人称为“雄朴”，位于31组移民小区的街中。虽没有雌朴之壮，但屹立街中，离风景如画的六虎山（又名六湖山）只有不到1公里之距，慕名而来的游人，让“雌朴”变得有些落寞。

临近百年朴树时顾盼生辉。今年7月8日，我慕名两次去朝见了这两棵朴树。

正当盛夏，小城石首酷暑难熬，六虎山却绿风荡漾，万木葱茏。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兴建的沟渠绕起伏绵延的六湖茶山蜿蜒而出。从团山寺镇治所在地出发沿着新修的公路，穿过六虎山生态园就到了小新村村31组，一个非常简朴的小集镇。

见到位于街中心的朴树，雍容大度，体态庞大，主干短粗，拔地而起，如堡垒镇地。

见过“雌朴”后，又往东南方向前行1公里左右就见到“雄朴”。它根深树大，冠如伞盖，庞大的树冠遮住了头上的太阳和山外的蓝天，被乡民膜拜为树神。

古树是一种文化的标志。考古学家把地表一二米深，留有人类活动遗存的土壤叫“文化层”，扎根在“文化层”上的古树，其枝叶叶叶间都渗透着文化的汁液。

我国当代著名散文家梁衡认为记录历史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文字，如《史记》；

一种是文物，如长城、金字塔等；

第三种就是古树。

林学界认为100年以上的树为古树，500年以上的古树就是国宝了。

因为世间比人的寿命更长，又与人类长相厮守的活着的生命就只有树木了。它可以超出人十倍、二十倍地存活，它的年轮在默默地帮人类记录历史。就算它死去，埋于地下硅化为石为王，仍然在用各种自然信息，为我们留存着那个时代的风云。

朴树的历史十分悠久，至少有3000多年，最早源于《诗经·大雅·棫朴》云：“芾芾棫朴，薪之穰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周文王用人有方，贤人众多，就像棫朴一样茂盛繁多。

朴树寓意着美好的希望。

在古代有一个很流行的成语：“前倨后恭”，说的是古代中举的人走在前面，后面有仆人跟随。运用到园林之中就变成了“前倨后恭”，它的意思是樺树的木质坚硬常做栋梁之材，象征中举。

朴树木质次于榿树，但生长力顽强，树冠婆娑，枝繁叶茂，寓意家有仆人。

“前倨后恭”谐音金榜题名，连连高中，到了现代就演变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坚信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

这两棵参天朴树，一些人称之为“榔树”，其实这一叫法是不准确的。

经原市林业局的专家鉴定，许多人口中的这两棵“榔树”，真正名字应该是朴树。

这两种树（榔树，朴树）都能药用，可能就是造成一些人榔朴不分的原因，只是朴树更接近于食用。

两棵朴树上只要细看现在仍留着当年人们剥树皮充饥留下的痕迹。

村民在树下自建了座非常简陋的土地庙，据村民介绍，庙树共存，有树就有庙。

现在一些人把这两颗百年古朴当成了心中的“神树”，碰到喜事、好事或郁闷等难解之事，有些村民会在树下焚香求福与避祸。经常有家长领着自己的孩子在大考之前，到朴树之身去沾沾灵气。

我问，这样做真的灵验？

村民说：有求必应，求之不应，谁会再求？

土地庙虽屡毁屡修，总是有一定的道理。反正当地人信。

山不转水转，人会离去树还在。

这两棵朴树纪录了团山一个多世纪的沧桑。无论是朝代更替，人世变幻，还是自然界的寒来暑往，人事更迭，山崩地裂，都静静地收录在树的年轮里。

“为有牺牲多壮志。”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团山寺籍的共产党员苏文贵、吴计洲、陈兴舟、王志卿、郑兴明、刘希卓、张邦贤、方守忠、卢鸿钧等人，领导人民，不屈不挠；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持久的斗志，为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些先烈将精神和风骨长存于人民的心中。

团山寺境内湖泊众多，新中国建立前是周边地区闻名的“水窝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团山人民开始狠抓水利基本建设。从1958年冬开始先后完成红旗渠、团山渠、黄古山渠、赤宜渠等纵横交错遍布团山的水利工程。除此，随处可见，用于排灌的大小电力灌溉站。水患变水利。

王万平是团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党委书记，任职时间长达15年之久。故去之前他与我是忘年之交，谈起在团山的工作业绩时：“我的心愿，要彻底解决团山涝灾造成的贫穷。”

“水渠造福万家乐，百里清波两岸丰。”这是当今团山关于水的真实写照。

“林静鸟谈天，水清鱼读月。”

近年来，团山寺镇坚持“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的绿色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工作举措，以“水田种鸭稻、养稻虾，旱田种蔬菜，丘陵种果木，湖泊养清鱼”发展思路，形成五彩鸭稻系列农产品（紫米糍粑、紫米酒、红豆、芥菜等）、石首市研学教育实践营地、古荡湖田园综合体、“秦克湖——六虎山”生态旅游长廊（过脉岭白鹭岛）等产品与平台。

湖北日报曾报道过团山的绿色胜景：

“自2016年以来，先后接待九批次近600名外国专家学者和友人，就中部传统农区（石首）绿色发展探索面临的各类问题进一步深入研

讨。在学习研究了团山寺镇绿色农业发展技术的同时，也给团山寺镇今后绿色农业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助力团山寺镇打造成为全球绿色农业示范中心。”

经过几代团山党政领导与人民的努力，初步绘就了“天蓝、地绿、水清、河畅”、“春有繁花似锦，夏有绿树成荫，秋有硕果累累，冬有踏雪寻梅”的“十八里”生态宜居画廊。

乡村振兴，既要物质形态，更要有文化之魂。

梁实秋曾在上世纪30年代，讥笑北平的暴发户是“树小墙新画不古”，嘲讽他们有“口袋”没“脑袋”。是啊，当人们富起来后，如何实现精神上的富足？这是摆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一个大问题。

晚清年间，湘鄂一带流传一种打鼓击钹的地方曲艺，俗称打鼓钹，跳鼓钹，后改名为跳三鼓。袁为寿（石首人，1883年—1947年）、郑家圣（藕池人，1880年—1948年）、张大春（原籍湖南省华容县人，1883年—1950年）等三个歌班的表演在石首、安乡一带别具一格，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这三人当时被群众称为跳三鼓“三鼎甲”。

团山原北河口村的村民赵植中是谱系郑家圣的第五代传承人，在他的努力与奔走下，成立了石首跳三鼓协会。后来，石首市群众艺术馆对跳三鼓进行省级、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申报，赵植中积极配合申报工作。2007年，跳三鼓申报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4年，又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按团山人的说法就是“不仅要饱肚子，还要富脑子。”石首幸有团山的赵植中先生，用他痴迷一生的跳三鼓，为我们这块土地保存了一脉文化之魂。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葱翠古朴，大地之魂。“好大两棵树”是沧桑之树、人民之树、幸福之树。

漫步在“十八里画廊”，茶花烂漫，层林尽染，玉树琼枝，绿色团山尽收眼底。

返程回望翠绿色的团山，好像是一团浓荫的绿云，记载团山的过去，彰显团山的现在，也将塑造一个未来的大美团山。



团山

□ 李海知

来到藕池口，长江心慈如母，从乳头留下一支信使去探访三湘。它率性而为，像一位太极宗师，捭阖之间又分出些缠缠绕绕的流派，尽显柔性之美。

遥想云梦，日光月光，水气雾气，天苍地冥，虎啸猿啼，露露斧之奇雄，藏神工之奥秘。山，凝眉悟觉，佛道纷呈。水，激情四射，浪花波生。历尽千年万年的厮磨，终于在湘鄂交界处，找到几颗地壳的牙床，这便是现在所见的团山之山。那些散落的湖泊，如秦克湖、古荡湖等，恰似梦中仙子，又如洪荒遗迹，静独独美独嫣然。那湖湾的莲，周敦颐见过么？

我一直把团山之山称作“塬”，虽然这个词专属于黄土高坡。据说那里的尘土以一万一年一米的耐心累积，历时尽两百万个春秋，然后被洪水冲刷才形成了现在的地貌，但我坚信，风和光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团山一定也有来自于黄土高原的泥沙，一定也经历过秦岭脚下相同的岁月洗礼，不然，这里为何长着一样的脊梁？

因为生存而劳碌，因为欲念而跋涉，团山人也不例外。曾几何时，饥饿就是一座山，为了裹腹蔽体人们与天斗，与地斗，斗得山荒地贫水污鸟迁，斗得疾病肆虐骨瘦如柴。四十年前，二舅从团山到北门口下水方，两人一根短棒，抬着几百斤重的石头从岸上到跳板再到船上，干这么重的活，每天都只吃一顿午饭，其余两餐全凭米汤了事。我常想，那时的劳动号子肯定是从心肺里挤出来的天籁之音！二十年前发大水，大舅来躲洪灾，由于常年少油，身轻如荷，连葡萄糖都输不进去，竟在他乡跨鹤，悲不忍书。

人类究竟需要怎样的生存环境——或者说，幸福的内核是什么？有人说一日千里，有人说一步一程。

终于，“绿水青山”成为新的旗帜，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外引内联，精心布局，带领团山镇人民走上了全新的发展之路。如今团山，以生态和多元化为主导，不仅惊动了大专院校，甚至联合国的专家也常来打卡。有诗为证：

药圃茶园香气绕，
红莲白鹭胜丹青，
不及农人梦里笑。
有些山横空出世，令人仰止，有些山百仞之高，值得敬畏，如团山之山。
回归是一趟漫长的心灵之旅，愿团山明天更美好。

心摇六虎山

□ 谢新发

六虎山被传得久了，几乎成为了我心头那不可能实践的传说。在炎炎夏日众网友相携赶去六虎山，那传说，便成为了我强讨来的神话。我知道六虎山有极其吝啬的春光，看得到机会短暂得像是只争朝夕一般，于是陌上花开，却不可缓缓归矣，即使错过了春色的青昧，却不会失落将那一顷盛绿埋没。

我是真真羡慕了这里的农家，白墙红瓦，即使墙上落痕，依然可以优雅得似只轻描了烟熏妆的乡女，满着绿色的老朴树都似应了景的房舍之畔的盆栽。出门有深绿浅绿交错，言笑晏晏的满是讨人喜的表情，一甩头一扭身便引给人一条婉转清伶的小路，而路的那端是她指给你看的层层染绿。

满山都是绿色的，因山上铺了茶叶作毯，各种的茶树都是绿色的，有的刚刚发叶的新绿，略淡，好似带着未醒的轻蒙。还有茶叶刚刚出剪，挂在眼前，将不远处白墙红瓦的人家映成微微的虚幻，在这样的地方，我不再能真切的知道，哪里才是我眼中真正的焦点。

纵使盛夏，六虎山还有水气轻烟，将那红瓦之上翘翘得如勇士肩上护甲的屋顶都浸得迷蒙了，一看之下才明白，何谓英雄情乱，何谓柔情难挡。这样的烟色里，那还与春色抗衡的树黄都成了油画的版面，我就一直站在那里，像痴呆的赏画人。等着那农家升起炊烟，像对迷路孩子的呼唤，我的微笑便醒了，绕着竹林与石道挥别一场清宴。心念的社稷却这样一天天被填得更满，在这一片水墨江山里，争抢着欲拖着你来看。

绣林

万人紫米糍粑节 曾晶摄



我在团山寺等你

一脚二省，鸡鸣四县
团转皆江，山峰独峙
有名无隐者，拂尘挥就成联
一座古镇，便禅坐了千年

陶渊明没来《归田园居》，是个遗憾
杜甫，却在草堂丢了一行白鹭在此

篱笆、女人与狗，紫米酒的醇香被一道柴门后
有午夜洞箫，沿着过脉岭的草蛇灰色线
吹皱秦克与古荡湖的氤氲秋色

山水德韵，一定是安静祥和的
安静祥和之美，都是岁月风雨的馈赠

来吧！我在团山寺等你
在六虎山山脚，搭一座草庐
一起劈柴做饭，一起煮茶温酒
草草落籍，偏安一隅

秦克湖听琴

月上柳梢头，秦克湖被一把二胡拉黑
弦，勒进指肚，抠出《二泉映月》

她上下反复揉揉的地方，是不是秦克湖的疼点
为什么深扎湖底的藕带，有韧骨的白

她归去来兮的弓，与水面擦肩而过
飞溅满湖的萤火，一整片夜都被生生拉疼

忧伤的音符如莲子，一粒粒落水
敲出八月的回声

荷叶上有滚动的泪珠。我忍住了
秦克湖也忍住了

我听见远处的沱江
已汹涌澎湃

白鹭岛观鸟

老远就能听见，鸟声如潮
不约而同的我，是个意外

八百里洞庭，足够辽阔
配得上千万只翅膀，振臂一呼

白鹭鸟的天空被遮住一半
还有一半，是留给我想象的

如此华丽的家族，一定来自大唐
那年，夜泊石首的诗圣，就在不远处的万石湾

团山寺，一个有故事的地方（组诗）

□ 老树

一首四言《绝句》
竟被午夜的柳笛，惊飞了一行

六虎山品茶

一壶茶，品着品着，已年过半百
杯中的风月，波澜不惊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只有心如止水的人，才敢在虎山上悠然品茗

只有能煮香一座茶山的人，才可能禅坐成一尊佛

我，只是个茶客。怕夕阳西坠，鸟鸣会堵塞山路

怕漫山遍野的绿，压扁我的薄命

选一个时机下山吧，不打扰草长莺飞
远山，用海青色的目光送我，像目送一个清静时代远去

半路上，我忍不住再扭头回视，虎虎生威的

六虎山
现在怎么看，都像一窝讨人喜欢的猫

过脉岭断想

东经112.19、北纬29.36度
定位一道岭的过程，其实在定位几代人的一生

那些曾经被糠粃、野菜，喂养过的山川、草木如今，尽显葱茏

一望无际的五彩鸭稻，低着头，像一部沉重史书的封面

先贤们遗留的种子，终归长出民以食为天

让所有的日子都能吹糠见米，这是父辈对土地的承诺

“湖广熟，天下足”。这是祖先对江山的遗言

过脉岭，有许多弯曲的事物可以证明

包括河流、篱笆、阡陌、成熟的庄稼
弯曲，有柔软与韧性的隐喻，也有勤劳、智慧
的张力

用姓氏铺开的村庄，是一道极致的风水
一一在过脉岭
我所有的遇见，都藏风聚气

陈币桥怀古

栗林岗的墓碑，刻穿了明朝
尚书告罢，就是那个凿碑的人

登过《瞭甲山》，淌过《代子河》
把半生都拴在马鞍上

陈币桥，是你暮年的一首颂歌
在团山寺，在桑梓间，代代流传

你把苍生、天下，系在桥的那一头
你把仁义、忠孝，系在桥的这一头

中间的一段，应该就是你的格局